

金剛

崔君 著

『新梦想』小说系列

崔君 著



西苑出版社

金 刚

崔君
著



西
苑
出
版
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金刚 / 崔君著. -- 北京: 西苑出版社, 2018.8

ISBN 978-7-5151-0651-9

I. ①金… II. ①崔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113103 号

金刚

JINGANG

崔君 著

出品人: 赵 晖

责任编辑: 汪 莉

责任印制: 陈爱华

责任校对: 刘娟娟

书籍设计: 广 岛 (@ 广岛 Alvin)

出版发行:  西苑出版社

通讯地址: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 11 区 37 号楼 邮政编码: 100013

电 话: 010-88636419 传真: 010-88636419

印 刷: 北京文昌阁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710*500 毫米 1/32

字 数: 56 千字

印 张: 5

版 次: 2018 年 8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51-0651-9

定 价: 32.00 元

(凡西苑版图书如有漏页、残破等质量问题, 本社邮购部负责调换)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小说从超生女五万的视角切入，围绕矿山下鱼水村一个鸟蛋大的金刚石的流转而展开，讲述了村里几户人家不同的命运，照见生命的现实和人情冷暖。最后自然灾害和金刚石的神奇再现更让人觉得意味深长。

夜风

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开始回想这些事情的，当我成年后回头去看鱼水村，耳朵里一阵又一阵的风声呼呼传出来，风携带着石头、鳞片和落叶吹过贯穿村子南北的土路，暴雨骤降，土路才停止扬尘。

土路一直通到我家门口，我家东面就是鱼水水库。水库的拦水坝有半米宽，我二姐告诉我，祖父就是从那二十多米高的大坝上掉下去摔死的。我听了以后无比震惊，村里的老人都是躺在床上死的，而我的祖父是坠落着死的。我站在大坝上的时候经常想起我的祖父，我耳朵里呼呼的风声就要把我吹向大坝的底端。我的父亲告诉我金刚石是世界上最坚硬的物质，比生死还硬，但我坚信我们村的水库

大坝才是最坚硬的，我祖父头撞到大坝下的水泥板就死去了，而大坝也是水泥造的。后来的那场特大暴雨证实，大坝从来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坚不可摧，一切都没有我想象的坚不可摧。后来，大坝被矿坑里挖出来的一车车岩石和土砾填平，鱼水村的人在上面种桃树，桃花开的时候铺天盖地，花粉在呼啦呼啦的风里愉快地飘摇。一棵桃树供养不起太多的桃子，小桃刚成型的时候，人们就要摘除多余的果实。桃子变红，像我父亲养的肥硕锦鲤挂在枝头。

土路到达我家后，拐向西延伸到鱼水村公共墓地。我父亲得梦游症时，一个有月亮的夜晚，他借着月光把公墓的碑文密密麻麻抄写在他的笔记本上，回来表情木讷地把本子交给我的母亲，然后睡下，醒来后一无所知。风吹拂坟头压着的火纸，哧啦声在黄昏将近的寂寥中显得更加清晰而辽远。我父亲没养鱼之前，我的胃总强烈渴望着肉食。我在

七岁那年的清明节发现了一个重大的秘密：每当有扫墓的人从我家门前的土路上走回鱼水村，我沿着土路走向公墓就会找到芹菜肉馅的饺子。各家的饺子不同，有的白白胖胖，有的干瘪小巧，有的一口咬下去只有芹菜。有时候我懒了不想绕过坟包，就直接走上去，一步跨过压在坟头的火纸。公墓很大，如果走得慢了，水饺就会进了野狗的肚子。那些脏兮兮的野狗伸长脖子在乍暖还寒的春风里寻觅美食，竖立的狗毛被风吹出瑟瑟的声响。

从我家出去，走上土路，走过大坝，再走一段土路就到达七〇一矿。矿坑像一个巨大的鱼眼睛，永久地睁着。七〇一矿底下能挖出松绿色的金伯利岩石，岩石里就有我父亲说过的最坚硬的石头——金刚石。我父亲说他曾经拥有过一块鸟蛋大小的透明原生金刚石，足有一百多克拉，摸上去能感觉到纯正的滞涩感。我父亲还说，没有那块金刚石，就

不会有我。

1992年麦子成熟时，我姑姑沿着鱼水村那条尘土飞扬的路把刚出生的我抱回她的家里。我的性别从一出生就辜负了所有人的期望，神婆说我身上有浓烈的戾气，外户的糠菜才能将它磨掉。一年以后，我姑姑又沿着那条土路把我抱了回来。

我长到七岁，开始了对未知世界的想象，任何解释不通的事情都在暴雨的夜晚被湿淋淋地拎出来，一遍一遍在我二姐挂起的花布上演绎。麦子成熟后，经常会有几天几夜的暴雨。暴雨来的时候，听不见人的声音，只有雨点与雨点碰撞、风吹树枝与瓦片、闪电轰鸣的交响。那时我大姐已经嫁给邻村的小石匠，暴雨前风和日丽的一天，我父亲搬出一张小铁床放在东屋里，告诉我我以后要跟我二姐睡在一个屋里。晚上我二姐脱光衣服，在我面前赤条条地晃来晃去，她的身体白得发亮、线条柔

美，我产生强烈的羞愧和自卑。她在两张床之间挂起来一块花布，通风窗里刮进来的风吹得花布飘飘摇摇，闪电一次又一次驱赶屋内的黑暗。我二姐每个夜晚都在花布那边磨牙，雷声越响，她磨得越欢快。

乡村的夜晚宁静安详，灯灭以后，有月亮的时候是月光，没月亮的时候是纯粹的黑暗，那为我漫无边际的想象和说不明白的恐惧提供了最理想的环境。我记忆里的夜晚总是来临得很早，我先睡着，然后我二姐睡着，我二姐磨牙，我再醒来，我意识到这个家里就只有我一个人是醒着的时候，无比恐惧。我一动不动地缩在毛毯下面，想我的床底下会出现什么，直到热出一身汗。我越想睡着越不能入睡，我想起冯家哥死去的祖母，她的肚子鼓胀，像一个朝天的鱼肚子。我二姐告诉我地球是圆的，从我家南边的土路一直向南跑，就会从我家北边的栗

子林里回来，我那时琢磨过七〇一矿什么时候会钻到地球那边。

鱼水村的西侧是冯家哥的家，那六幢结实的小楼外侧攀满严严实实的爬山虎。我那时经常无比羡慕地跟着冯家哥攀登台阶到达 501 他们家。冯家哥住在顶层，他家有间小阁楼，冯家哥的妈妈长期待在阁楼里，我不常见到她。

阁楼旁边的楼梯口有一个大窗户，那个狭小的空间占据俯视鱼水村的制高点：初升的朝阳包裹鱼水村，村子北边的鱼水水库里盛满刚刚融化的翠玉，拦河坝在婆娑的杨树叶子中隐没；水从坝上俯冲而下，汇聚到鱼水河，鱼水河从村子西北边绕到六幢小楼前面，再从村子东南方流去；村子东面的七〇一矿在冰凉的太阳里留下一个黑影。

我母亲白桂枝不止一次提到，我家也曾在那幢漂亮的楼上住。贫穷的日子里，我千百次做梦携带

大坝边上我家破院子的家具，走上九十九级台阶，打开一个发光的门，那就是我的新家，我们就住在冯家哥对门。我父亲养锦鲤以后，我们家能经常吃到肉了，我觉得我父亲有钱了。我问我父亲金良生：

“我们为什么不到楼房上去住？”金良生叼着烟卷，他正在皱着眉头杀鸡，他一皱眉头就一个眉毛高，一个眉毛低。我大姐、姐夫还有他们的儿子李响到我家来了，上次李响来我家我父亲杀了一条鲤鱼。

这次金良生拔了拔鸡脖子上的毛，横着锯了两下就割开鸡脖子上的血管。鸡拖着脖子在我家院子里扑腾翅膀转圈。金良生端着一碗鸡血说：

“滚一边去！”

我想告诉他他脸上有一个鸡血泡泡，但我没有说，而是听话地滚一边去了。

我问我母亲白桂枝：

“我们住过楼房吗？”

我母亲白桂枝对我父亲说：

“你给她讲讲我们住过的楼房！”

我父亲叼着我姐夫给他点的烟，他正在往盆里的鸡身上浇沸水，我立刻闻到了热鸡屎的气息，热气把他和我姐夫包在里面。我父亲嘴里呜呜说着什么，没有理她。我母亲指着墙角那个破旧的马桶说：

“看见了吗？我以前就坐在上面拉屎。”我还是不太明白。

我问我大姐金柳：

“我们为什么不能住小楼房？”

我大姐的儿子李响抢在前面说：

“我妈说了，是因为姥爷超生了二姨和你！是你和二姨不让我们住楼房！”我二姐金桃放下水

瓢，提着李响的耳朵说：

“你再胡说我就拆下你的耳朵喂鱼！”

我的小石匠姐夫用胳膊肘捣了捣我大姐，我大姐金柳推开金桃，说：

“有个姨样没有？”

我们家有钱了最终也没有住上楼房，楼房是七〇一矿的工人们住的，我父亲不再是七〇一的工人了，所以我们不能住楼房。

十二年后我重回鱼水村，七〇一矿挖空了也没有挖到地球的另一面。矿坑被圈起来建起钻石公园旅游景区，博物馆玻璃闪闪发光。钻石公园里游客三三两两，一个婚纱影棚杵在人工种植的花卉丛里，新人们在钻石模型前牵着白马拍照，一切看起来都很美好，只有巨大的矿坑像一个尴尬的伤疤嵌在地表上，夜晚的风吹过像大鱼的呜咽。前几年，巷道里安装彩色灯泡铺线路时挖出三个骷髅，那些

白花花骨头提示着凶猛死亡的存在。

回归

听说，七十年代，我母亲的美艳打败了村里所有的姑娘。我母亲白桂枝是鱼水村白中医最小的女儿，她身上的体香混着草药味儿，迷倒了鱼水村的男青年。

我母亲白桂枝在二十一岁的时候做了一件大事，轰动整个村子：她还没有结婚就和一个男人睡了一回觉。她和卫生所的于文爱吵架，吵着吵着，白桂枝就说：

“你别跟我抢他了，我已经和他睡过觉了！”

于文爱一愣，捂住脸哭着就跑了。于文爱走了，和白桂枝睡觉的那个男人也要走了。那个男人是七〇一矿的勘探队员，白桂枝高高兴兴地去找他要跟他一起走，勘探队员说我有老婆了，有孩子

了，你不能跟我一起走。白桂枝说那你为啥要和我睡觉，勘探队员说你要是不同意我也和你睡不成觉。白桂枝看了看勘探队员摔折又接好的胳膊，她扬起铁锹又给他砸折了。

从那以后，鱼水村的人都知道白桂枝和一个男人睡过觉了。鱼水村的人说，下次斗破鞋不愁找不到人了。

我父亲金良生从部队退伍回来后的一个下午，天气燥热。他走出鱼水水库边上我祖父留给他的屋子，夏天大太阳的脾气还在，他沿着小路走到水库大坝。

几个青年在凫水，和金良生一起退伍的冯虎站在坝上朝金良生喊：

“下来吧，水开始凉了，爽得很！”

冯虎钻进了水里。

金良生一边走一边脱掉汗衫，把衣服堆在杨树

在他的军装裤子上，一个猛子扎进水里。他在水里扑腾够了，就坐在大坝上晾身上的水。水库边传来姑娘的说笑声，岸边开始忽闪着两个影子，一红一白。金良生纵身像鱼一样滑下了水。

王皮吹一声呼哨说：

“快去捡漏啊金良生，地都耕好了，直接就能下种！”

两个影子逐渐走出灌木丛，白褂子匆匆地走了，红褂子停住。金良生看见红褂子走上大坝，青年们怪里怪气憋着笑，像憋着一个屁。这个女人没有避开洗澡的男人们，反而走上大坝。

红褂子就是白桂枝，她穿着黑色的提篮鞋，迈着小碎步走上大坝，一边走一边卷起袖子，露出白皙的胳膊。她走到青年们放衣服的地方，盯住王皮的衣服。这时，她瞥见旁边一堆衣服上放着一枝山